

我的人生列车

文/艾琦

1946年的秋天,父母带着我踏上了这人生列车,开始了人生旅途。这人生列车一旦启程就从未停过。子在川上曰,逝者如斯夫。时光如流水,时光就这么在指间、在发际、在耳边、在身旁流淌,你全然不知。你只知太阳升起,一日三餐,红日西沉,夜幕降临,你才知一天过去了。你只有看到杨柳依依百花盛开,麦苗嫩绿油菜花黄,知是春天。听到稻田里蛙在鸣叫,树上蝉在歌唱,映日荷花格外红,知是夏天。看到稻浪起伏闻到桂花飘香,万山红遍层林尽染,知是秋天。看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,大地一片白茫茫,知是冬天。鞭炮响起,焰火升空,家家户户张灯结彩、贴对联、人人穿新衣服了,知是过年!啊!就这样一天天、一季季、一年年过去了!时光荏苒,不经意间我的人生列车已驶过了七十七个年头了!

人海茫茫,列车飞驰。这列车途经之处,不断有旅客上车,也不断有人下车。我这人生列车,先上来了我的兄弟姐妹,一直陪伴我至今。后来上来了我的儿伴,我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的同学和老师们。我们在一起读书、做操、上课、唱歌,在一起嬉戏玩耍、散步聊天,在一起闹、在一起笑。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搏击,在理想的长空翱翔!我们

一同进步,一起成长!

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数年,这人生列车上来了我最亲近的人——我的妻子。后来又生下了我的一对宝贝儿女,这是我人生列车上最亲近最宝贵的三个人了。他们的到来为我的人生列车增添了光辉和色彩,使这车内充满了欢声笑语,也使我的人生更曲折,更精彩,但我虽苦犹甜,信心倍增、意志更坚强!

1971年,我走上了教育岗位。这人生列车上,来了我的一批批同事,一茬茬学生。我在三尺讲台上,传道授业解惑,讲古诗、讲文学、讲英雄故事,尽情挥洒知识和汗水,与一茬茬学生结下了不解之缘!有一次,一个离开学校数十年未见过面的学生,突然来到我面前,恭恭敬敬地喊我一声“艾老师”,我愣了一下,竟然能脱口而出喊出了他的名字!其实我俩变化都很大,他已由“少年郎”成了如今的“近花甲之人”,我已从当初“意气风发一青年”成了“古稀老人”了,这只有一个“情”字、一个“缘”字才能说得清了!

1990年,我当上了石桥中心小学校长。这人生列车上来了我的许多同事。我心往一处想,劲往一处使,艰苦创业兴建了

既不能吃也不能当钱花,不换。”白石老人只得叹口气,掏钱买了两个白菜回家,仅用虾皮与之熬煮就很美味。当年齐白石老先生有一幅写意的大白菜图,画面上点缀着鲜红的辣椒,题句“牡丹为花中之王,荔枝为果之先,独不论白菜为蔬之王,何也?”于是“菜中之王”的美称不胫而走。

洗净切片,可涮火锅,亦可做辣白菜下酒,一口下肚,油辣鲜香的滋味绝对难忘。白菜最高级的吃法是做开水白菜,经过霜打的白菜去除老叶,用竹签彻底扎透菜心,再用走地老母鸡炖的滚烫的清鸡汤,一遍一遍浇淋在白菜上,如是反复,直至白菜被烫熟为止,便可大快朵颐。

至于那个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翠玉白菜,出身太过高贵,据说是光绪最心爱的珍妃之姐瑾妃的陪嫁品。菜叶由翠绿的玉石雕刻,菜帮由灰白的玉石雕成,有两只蚱蜢和蝈蝈停留在菜叶上,看起来栩栩如生。

这个用天然玉石雕琢而成,有着美好寓意的无价之宝,象征完美无瑕、冰清玉洁,也取蝗虫繁殖能力强,祝愿能子孙众多。如此非同凡响,故只能远远欣赏,不能靠近把玩,这就和老百姓娶媳妇要低娶是一个道理,宁肯找个贤惠勤劳的小家碧玉回来把小日子过好才甜美,也不要恭迎皇家公主回来当成祖宗供起来伺候。越扯越远啦,还是打住为妙,再说下去非得骑上哈利·波特的扫帚漫游到国外和古代去寻觅白菜的踪影不可。

食物其实跟回忆与感情有着很密切的关系,基本上可以说是一回事。父亲会做很多菜,可我最怀念的不是他做的大鱼大肉,也不是那些技巧性极高的菜肴,就是一道简单的酸辣白菜。选用冬天经过霜打的有机肥种出的大白菜,不要外皮和菜心,一个白菜能用的就是中间那么几片,父亲做的酸辣白菜能让我胃口大开,心情大好,长大后觉得酒店再好的白菜都比不上父亲做的味道。

一幢幢大楼,极大地改善了办学条件,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,培养了一茬茬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者!暑假期间,我常组织老师们外出旅游,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。天安门前留过影,长城上做好汉,青岛沙滩留足迹,泰山顶上看日出,黄山峰上观云海,厦门炮台忆历史,一处处美景,一张张留影,一片片深情!我还带部分退休老校长去无锡游玩过一次。住在朋友的“三枫桥”肉庄。那里条件很好,有价廉物美的饮食,干净整洁的住所,有空调。我带他们去鼋头渚、蠡园、三国城、水浒城游玩。他们看到如此美景,退休之后学校还能如此关心,感慨万千!若干年后谈及此事,他们仍赞不绝口,连声称谢!

在这期间,我的一双儿女都先后完成了学业,走上了工作岗位,也先后成家立业,有了活泼可爱的下一代,我也做了爷爷和外公!我这人生列车上已有一大家、三小家人了。增添了儿媳、女婿、孙女和外孙。这列车载着这八个人飞速前进!如今老汉我已逾七奔八了,孙女外孙都已大学毕业,亭亭玉立风度翩翩!

我这人生列车越过平原,穿过丛林,绕过山岗不断前进!其间不断有人上下车。我的祖母、父母都已先后下车离我们而去了,也有不少好同学好朋友相继下车了。上车后一直不离不弃的人已不多了。我珍爱我的人生,酷爱我的亲人!我也珍惜那些不离不弃的好朋友们!愿我的人生列车绕过急流险滩,平稳顺利行驶在这人生的时光隧道,奔向那诗和远方!

日本美食家新井一二三说得对,以食物为切入点,真正要谈的是人生,人生的幸福并不在富贵奢华,只在于平淡无奇。对她来说,幸福是父亲做的寿司和鱼生,而对我来说,山珍海味不足爱,酸辣白菜要珍惜。

作家王小妮通过一个玻璃白菜工艺品,从而联想到尼采对世界的悲哀,因此王小妮愿意做一个苍凉的白菜,而我更愿意做一个普通的白菜。我认为可以让天下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白菜,一定是朴素平凡的,至于尼采的哲学观太过高深,正所谓高处不胜寒,非一般人所能理解,还是普通点好,像白石老人选取的国画题材,都是生活中常见的东西,生机盎然,很接地气,所以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赞赏。

大白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,营养价值较高,不仅有补充维生素、美容养颜的功效,还具有润肠通便、消脂减肥的作用。因此北方人到了冬天就整车整车往家搬白菜,冬储白菜成为优良的传统,家里放不下了,楼梯过道、走廊上、窗台下,到处可见白菜的身影。

蔡澜在《芥辣》中写道:“北京的地道小食中,有一种叫‘白菜墩’的,是把白菜过一过滚水,然后揉上大量的芥辣和一点点糖,很刺激胃口,单单此道菜用来送二锅头,亦心满意足。”

韩国人最爱的酸辣泡菜就是用盐、辣椒、白菜制作而成。到了重庆,会吃的人将无味的白菜放进牛油火锅里,红汤白菜,色彩对比强烈,白菜在上下翻滚中变得柔软起来,蘸点麻油花生酱吃,进嘴油润香辣,一口接一口,吃得额头冒汗,大呼过瘾。

白菜自然纯朴,白梗绿叶,端庄大气,很像大家闺秀,上得厅堂,下得厨房。白菜不仅可荤素搭配,自由组合,还因为白菜谐音为“百财”,成为人见人爱的蔬菜。

春来鸽两只

文/佟雨航

新居在三楼,有一个大大的阳台,阳台的窗下凸出一块小平台。

春天的一天清晨,我起床来到阳台,意外地看到阳台外的小平台上站着两个“不速之客”——两只鸽子。一只白色,一只灰色。它们咕咕叫着,探头探脑地向室内张望着。看见我走过来开窗子,它们扇动了一下翅膀,灰鸽很轻易地起飞了,在空中扇着翅膀盘旋着,而白鸽却没能起飞成功,依旧滞留在小平台上。那只灰鸽盘旋了一圈后,又停落在白鸽身旁。

我好奇地接近,才发现原来白鸽的一只翅膀受伤了,无力地耷拉着。我浪漫地猜想,灰鸽可能是白鸽的“老公”,它不忍心丢下自己的“老婆”,独自逃离险地,而是又飞回来与白鸽“患难与共”,不离不弃。

我莫名地被它们感动了,从心底升起一股暖意。我走回厨房,抓了一把大米,撒在小平台上。两只鸽子不顾矜持和危险,低头吃起来,并不时发出咕咕的声音。灰鸽说:“老婆,你受伤了,你多吃点!”白鸽回道:“老公,大米真好吃,你也多吃点!”一会儿,它们吃饱了,抬起头,瞪着可爱的黑眼睛看着我。我伸出手去,白鸽下意识躲闪,但因为翅膀受伤,险些跌下平台。这时,灰鸽一下冲上来,挡在了白鸽的前面,喉咙里急促地咕咕着。

我对它们微笑,以示友好。不知它们是否看懂了,总之,白鸽不再躲闪,灰鸽也不再拦截。也许它们心里明白,此时此刻地“我为刀俎,它为鱼肉”的事实。我轻轻提起白鸽,抱它进到阳台里,拿来药水和纱布,为它处置伤口。也许感受到了我的善意,它竟乖乖地一动不动,任由我摆布。包扎好后,我把白鸽放到阳台角落的纸箱里,灰鸽也跳进来,振翅飞进纸箱里。

接下来的几日,我每天给它们喂水、喂食,为白鸽处置伤口。白鸽的伤很快痊愈了。我想,该是放飞它们的时候了。一个清晨,我让它们饱餐一顿后,打开窗子,一扬手,把它们放飞到空中。它们轻盈地在空中盘旋,绕了一圈又一圈舍不得离去。我冲它们一再挥手,它们才恋恋不舍地飞走了。

从此,每个清晨,我都会被一阵咕咕的声音唤醒,是那两只可爱的鸽子回来了,它们站在阳台外的小平台上,展开喉咙为我歌唱。



白菜

文惜君

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写:“声音之道,丝不如竹,竹不如肉,为其渐近自然。吾谓饮食之道,脍不如肉,肉不如蔬,亦以其渐近自然也。”

东北人在大缸里把大白菜腌成价廉物美的酸菜,到了冰天雪地的冬季包顿酸菜饺子,那份酸爽,吃过才知道食物毫无贵贱之分。酸菜除了包饺子,还能和猪肉、粉条等做成各种美味,究其根本,都是白菜将军的功劳。

以画虾闻名于世的齐白石老人早年经济拮据,长时间过的是苦日子,后来生活富裕了也不忘本,节俭度日的他非常喜欢吃白菜,所以经常将白菜入画。有一年冬天,家门口来了个菜农,拖着一板车新鲜的大白菜,白石老人想用自己的画作换个白菜。没想到菜农目不识丁,根本不识货,就把头摇成拨浪鼓似的对他说:“你这张画我拿回去,